



枣花蜜

王继法(任城)

枣花蜜,又名枣树蜜,大枣蜜。我喜爱枣花蜜,不仅是因为枣花蜜是养生佳品,更因为红枣是幸福、快乐、吉祥的象征,枣花蜜给人一种美的感觉。

1962年,我出生时,院子里就长着一棵红枣树,我的哥哥们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养蜜蜂。每当芒种时节,枣树也应景地“忙碌”起来。满树盛开着一一种淡黄中泛着微绿、如黍米般大小的花朵,清香中夹杂着怪怪的中药气味。这时,追逐盛花的蜜蜂,便在枣树上嗡嗡地翩跹起舞。

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七岁那年,第一次学摇蜜的情景。只见哥哥打开一个蜂箱的大盖和副盖,拿起一张贮满蜜的蜜脾(蜜蜂自造的酿蜜的房)来,双手执紧上梁两侧的框耳,用力抖几下,以便把上面的工蜂抖落,接着再用蜂刷,把被抖落下来的少数蜜蜂轻轻地扫落。等扫干净以后,只见沉甸甸的蜜脾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一间间封着蜡盖的小仓库,蜂蜜就储存在这一个个小仓库里面。把蜂蜜从仓库里分离出来,这就是摇蜜。每个这样的蜜脾能摇出两三公斤蜂蜜。

我学着哥哥和姐姐的样子戴上了面罩。摇蜜前,要先用割蜜刀把封盖削开,紧接着把蜜脾放入摇蜜机。只见哥哥左手摁住摇蜜机,右手握住摇蜜机的把,示范给我看。在哥哥的指导下,我渐渐地掌握了摇蜜节奏,而看着香甜黏稠的蜜汁缓缓流出时,我感觉那蜂蜜不是流进了蜜桶,而是淌进了自己的嘴里。

初中毕业后,我追随哥哥们的脚步,也走上了放蜂之路。率领着我的蜂群,置身在枣树林中,嗅着枣花的醇香,看着那群小精灵们在枣花间飞起飞落……而这些画面,便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春的气息

刘静(任城)

门前的海棠树上,满枝是玫红色含苞待放的花蕾。呵,真漂亮,还有几朵半开着或盛开着的。红中透着粉、粉中带着红,清风徐来,微微摇曳,娇艳欲滴的样子。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吵着,从海棠树上飞过,像是对海棠树致以春天的问候。

走到门口,听见门外传来稚嫩的、甜甜的童声,我停止开门,透过窗纱向外窥探。明媚的阳光下,玫红色海棠花树前,站着母女俩,她们正观赏海棠花。年轻的妈妈扎着马尾辫,穿着豆绿色上衣,米黄色阔腿裤。她温柔地问女儿:“你看到春天了吗?”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月白色毛绒绒的外套,帽子上有两只兔耳朵造型。肉嘟嘟、红扑扑的小脸,清澈的眼睛望向妈妈,回答:“没有,我没看到春天。”

妈妈侧身低头,微笑着指向海棠花,对小女孩说:“你看到花了吗?”

“我看到了,妈妈,树上有好多好多红花。”

妈妈缓慢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讲着:“春天气温回升,大地回暖,树上的花开了,柳树发出了嫩芽……这些都是春天的气息。现在就是春天,你听懂了吗?”小女孩明亮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看妈妈,又看看海棠花,说道:“我听懂了,妈妈。”母女俩沐浴着阳光,观赏着海棠花。

过了一会儿,妈妈牵起小女孩的手,慢慢移动脚步。

“我们去田野里,看看小草,好不好?”

“好,妈妈,我现在就想去。”

母女俩行走在春光里,妈妈又说:“你感觉到了吗?小鸟的鸣叫声比冬天嘹亮欢快。”

这位妈妈时儿抬头正脸看着前方的路,时儿低头侧脸与女儿对话,后脑勺的马尾辫左右摆动着。小女孩走两三步就要蹦蹦跳跳的,像是伴随着春天的旋律起舞。



女红与针线活

李昌杰(任城)

曾几何时,女性与女红之间,似乎有着一种不解之缘。女红,这一古老而传统的技艺,不仅仅是针线活的简单集合,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生活的艺术。

记得小时候,每当夜幕降临,母亲便会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手中拿着针线,一针一针地缝补着我们的衣服。那时的我,总是好奇地趴在她的膝头,看着她灵巧的手指如何在布料间穿梭。

在乡下,女红是衡量一个女子是否贤惠的重要标准。女子出嫁前都要学习针线活,以备将来在夫家能够胜任这一角色。而夫家对媳妇的考验,也往往从她会不会做活开始。记得村里的老人讲过,以前新媳妇过门后,婆婆都会赠送一个针线筐,里面装着各种针线、剪刀、顶针等工具,这既是对新媳妇的一种期望,也是一种传承。新媳妇接过针线筐,便意味着她将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一份责任,用她的双手,为家人编织幸福的生活。

那时候,村里的女人们聚在一起,常常会交流各自的手艺,比较谁的衣服做得更好,谁的绣花更漂亮。这种交流,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切磋,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她们在针线活中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也在彼此的陪伴中度过了许多难熬的时光。那些关于女红的记忆,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记录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坚韧与温柔,也见证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温情。

随着时代的变迁,机器生产的衣物以其便捷与时尚,逐渐取代了手工缝制的衣物。那些曾经被视为珍宝的女红技艺,也慢慢被边缘化。但我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依然能够有机会亲手体验针线活的乐趣,感受那份来自长辈的关爱。

万千冬藏只为一春柔

谢迎(任城)

“万千冬藏只为一春柔”。这次旅行让我深刻体会了这一点。

前些日子,我和朋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坐上了前往泗水的城际公交车,寻访位于泗水安山、马山、红顶山怀抱之中的安山寺。

当我们踏上安山寺的石桥,眼前的景色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耳畔“哗哗”的流水声,似在弹奏一曲《高山流水》,让常年生活在城市喧嚣中躁动的那颗心,瞬间恢复了平静。极目远眺,碧空如洗,一阵风吹过,只见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金色的涟漪,波光粼粼的水面,好似将两岸所有的色彩都融化在其中,将它们幻化成浅绿,或嫩绿,或草绿,或墨绿的泉水,流入我的眼帘,流进了我的心扉……

正当我沉浸在这份宁静时,朋友突然呼唤我:“别看啦,快走吧!据说前面有孔夫子亲手栽种的银杏树呢!”于是,我转身疾步向着朋友的方向追去,终于在两棵数人才能环抱的银杏树下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

庄严肃穆的安山寺院内,两棵一雄一雌的银杏树在寒风中傲然挺立。我站在这两棵参天古树的面前,仿若一个懵懂的孩童,不经意间,踏入了一个被岁月尘封的世界,感受着生命的质朴和纯粹。仰头凝望它们向天空奋力伸展的遒劲的枝桠,带着一种无畏的勇气,似要冲破那苍穹,彰显出生命的坚韧、力量 and 希望,而它深埋于地下的粗壮根系,紧紧地抓住土地,汲取着养分,无惧寒冬肆虐,坚守着自己的根基度过漫长孤寂的冬天,默默等待着春天深情的召唤,舒展身躯去拥抱春日,将它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我静静地站在银杏树面前,思绪飘飞。这一刻,我被深深感动了,它们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姿态,向我诠释着生命的真谛。银杏树熬过了无数个寒冬,在冰雪中积蓄力量,只为春天到来的时候绽放勃勃生机,不正应了那句“万千冬藏只为一春柔”吗?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像这银杏树呢?

春雪

中都学士(汶上)

一年都未见到雪的踪迹
却在初春撞了个满怀
好像是一场相约
带着冬的眷恋
也是给春天带来惊喜
绽放出柔和的诗篇
雪的纯净
愈发衬托出初春的清新
小麦穿上白色的嫁衣
低吟冬与春的交响
枝头碧绿的芽儿
也耐不住暂时的寂寞
和白雪轻轻交谈
这场迟到的邂逅
冬的余韵与春的序曲
演绎着别样的浪漫
她用洁白的笔触
书写着冬的不舍
以及这个季节的尾篇
像是昭告我们
别忘了,我来过
最终融化进泥土中
化作一缕轻柔的回忆
但她的痕迹
永远留在初春的画卷里

青华园里的白玉兰

邓华乔(金乡)

白玉兰
凝视着春天
眨动眼睛
睫毛
忽闪忽闪
春天来啦

青华园里的白玉兰
花苞待放
舞动春天

春语

刘帅(嘉祥)

我站在三月的门槛
看晨露敲开春天的栅栏
她从远方走来
像一首未完成的诗
在我的心里如蝶翩翩
轻轻伸出温柔的手
抚过每一寸苏醒的山川
你看着探出头的枝桠说
春天画满希望的柔情
我听着彼此的心跳点点头
看到你眼里更深的憧憬
晨露浸润在晨光里
把荒芜染得璀璨晶莹
春天是一个季节
更是心灵的一次重生